

第三辑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
新华秘记
劫余私志
北京官僚罪恶史

近代稗海

样初署



近代稗海序

《近代稗海》是中国近代稗史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编辑室的成员，应先说一说编辑这部书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史学会主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许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报刊和资料，其他机关、团体、学校也编印了各种专题史料，成绩是很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54年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陆续刊载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史料，有著作稿本，罕见书报和档案、函电、日记等等，期刊外并出专刊。一面保存、流传孤本，一面作为已刊的资料之补充。惟期刊篇幅有限，专刊虽不拘限篇幅却限于专题。历史科学要求详细地占有资料，而孤本秘笈也需早日印行流传，以供各方面利用。因此，编辑《近代稗海》。

稗史的名称来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时所谓小说，并非近代文艺作品中的小说。据如淳说：“街谈巷议，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说：“野史小说异于正史，犹野生之稗别于禾，故谓之稗官矣。”《隋书·经籍志》把《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七十多部史籍，编为别史类。这些书是作者“各记闻见，以备遗忘。”“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正也。”“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总观史部丛书有：小史、逸

EL42/04

史、别史、野史、杂史、稗史许多名称，目录学家早已慨叹这些史书名称难分，相互重复。我们也就不必再详分，今仿明商濬《稗海》前例，收集原始文献和私家著述，编为史料丛书，就叫做《近代稗海》。

历史科学工作，“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可称十分丰富；只是编印成册广泛流传者并不算太多。大量的档案、报刊、图书等等编印或重印，各有主管机关进行。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力量有限，不能承担较大的工作，只是选辑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史等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以供史学工作者之参考。从内容来说，它是某一历史事件的有用材料，尽管零碎不全，可是它足为已刊的专题史料的补充，使某一专题材料更为完备。

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每一次对外战争和革命运动都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以前讲中国近代史主要是讲民主主义革命史，根据当时条件是有道理的，今天还是需要讲革命史。革命史不象通史那样贯通百多年的历史变化，横通各方面的变化，所涉及的范围较窄。今后研究通史和深入研究革命史都需要补充：各种制度的变化，各种事件的具体情况和过去所不曾接触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并补充各外国侵略者之间，国内反动统治者之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买办阶级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资料。《近代稗海》正是为了这些补充史料而编辑。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

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历史科学工作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研究历史和编辑史料。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革命史还没有研究好，不要研究反动统治；军阀就是军阀，无可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者言行不堪，不能传播；前人说话和我们不同，不能印行；引用反革命统治者的材料，立场有问题。这些话使人害怕，却不能使人心服。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研究各个军阀的特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能理解“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揭露反革命阶级的残忍、贪婪、荒淫、卑鄙等具体事实，怎能说明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和蒋家王朝的语言各有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情革命者语言各有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语言相同，岂不是取消了历史。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只突出革命者如何活动，不谈反革命如何活动，这样的革命史绝不能说清楚问题，更说不到把革命史研究好。因此，我们还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近代稗海》广泛收集近代通史和革命史的资料，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史料，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问题的资料，有党史研究机关来承担，这里一概不收，也须事前申明。

史料既要十分丰富，还要合于实际。“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实事求是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记载，和军事家制定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方法相同，“将侦察

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史料工作依据这个原则要做三件事：一鉴别史料的真伪，二考订记事的虚实，三校勘文字的舛误。《近代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力求多收版本会校，以所能找到者为准。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还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是提供资料。

《近代稗海》酝酿多年，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才得以实现。资料来源和整理工作多靠各地收藏机关和关心历史科学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今乘出版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谨向帮助和关心本书出版的单位和同志们致谢，并请读者指教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荣孟源

1982年12月9日

编辑凡例

一、选辑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

二、所选资料作为已刊行的各种专题史料的补充；向前可追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白莲教农民起义；向后可述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土地革命；中间补述一些过去很少触及的宗教、会道门和各种历史事件或各种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等等。

三、收集资料以原始文献和属于稗史著作为主，内容大致为：一是原件稿本、抄本和孤本；二是罕见的印本；三是除几处大图书馆外一般难找的刊本。凡空论文章，低级趣味的琐谈，太大都头的书，均不收。至于建国三十多年间已刊行的资料，亦不再收入。

四、编辑资料有删节或选录，但所选部分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编辑时以一种或数种内容相近者为一辑。每辑约四十至五十万字。每种资料之前，编者就所知加以按语或说明，指出材料来源、版本、内容要点、作者情况以及应注意之处。

五、资料中编者略加简注：一纪事异同，二文字有特殊含义者，三技术性校注。至于一般知识性的解释；阴阳历对照；人人皆知的故实和尚待考订的问题等等，均不注。

六、认真校勘。凡发现明显错误者，可以径行改正；其有可

疑者则保存原文用符号标明或校注。校勘符号是：残缺字以□代替；错字、别字、颠倒、衍文均在正文后加〔 〕号，拟改字以注说明；佚文增补，外加【 】号。

七、原书无分段和标点者，编者加以分段和标点，力求简明。

八、原书中之公文、函札等格式，除少数保存其原来行款外，一般都用今天通行文章格式，取消抬头、空格等。

九、文字凡能用简体者均改简体；因用简体可能引起误会者则仍用繁体。

十、原书或稿本中，有“发匪”、“拳匪”、“胡清”、“满清”、“贼”、“逆”……之类称谓，为了说明原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均未作更改，特此申明。

近代稗海第三辑

- 一、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白蕉 (1)
- 二、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曾叔度 (277)
- 三、新华秘记……………许指严 (293)
- 四、劫余私志……………汪曾武 (419)
- 五、北京官僚罪恶史……………正群社辑纂 (449)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白 蕉

说 明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作者白蕉（1907——1969年），上海金山人，原称何治法，字旭如，别署云间，笔名白蕉，别号甚多，常用者有复翁、云间下士、北山公等。著有《云间谈艺录》、《客去录》、《济庐诗词》。工画兰，能篆刻，善书法，曾在上海主编《人文月刊》。

本书1936年由上海《人文月刊》社出版。原曾在《人文月刊》第五卷（1934年）第六期至第六卷（1935年）第五期连载，后增订成书。这是一部综述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史料长编，除作者部分评述文字外，大量的的是全文收录或摘引了这一时期各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电、报刊的评论和报导。这些文电多散见于当时报刊与政府公报，有些现已不易找到原文。如其中有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内外报刊的各种报导、袁之教令、《申报》所披露冯国璋询问袁世凯是否欲帝制自为的谈话纪要，等等，都是非常难找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记载中，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一个惯于玩弄权术、食言自肥的野心家的丑恶嘴脸，为人们评价民国史上这个篡权窃国的阴谋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素材。

书中刊有“红梅阁主”复阅加评的眉批。红梅阁主即张一麀（1867——1943年），江苏吴县人，光绪壬午（1882年）科举

人。1903年以候补知县入袁世凯幕，曾任直隶督署文案、北洋《法政学报》主笔，颇得袁的信任。1909年袁被清廷解职，张又充任浙江巡抚增韞及江苏巡抚程德全幕僚。1912年又入袁世凯幕。1914年5月至1915年10月任政事堂机要局局长，1915年10月任教育总长。1917年8月至1918年10月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后居于苏州。“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救国运动。抗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10月病逝。著有《心太平室集》，内收《古红梅阁笔记》一卷，署名江东阿斗，自序曰：“盖阙以所居，为宋吴感红梅阁旧巷，辄以名之。”据此知其自署“红梅阁主”之由来。张多年充任袁世凯幕僚，并为袁所信任，又与北洋军阀集团重要人物多有往来，故颇熟悉这个集团的内幕。其为此书所作眉批，著墨不多，但为所评史事和史料引文，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并增添了不少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如书中引1912年1月23日《时报》载：“袁党赵秉钧、杨以德等运动北方官绅，拟俟满廷退位后，即组织临时政府，拥袁为大总统，如南方政府不取消，即拥袁为皇帝云云”。张氏评曰：“民元倪嗣冲即有拥袁氏为帝之谋袁止之。此袁自告予者。”又如书中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事云：“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张氏评曰：“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云。”日本怂恿袁氏称帝，又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所收录《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袁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总统放心去做，日本愿帮助一切。”以此证之，张氏之言，确实可信。其他眉批评语，诸多类此，所言均非局外人所能知者。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出版于解放前，今天我们研究民国史，仍是一部有价值的参考用书。为便于读者参考使用，凡书中所引用有关文电，能找到原始出处者，均据原文核对。对其明显错讹之处，均予订正，与原文相校，文字有较大出入者，均据原文注出；其中文字互异，但文义两通，而文义无殊者，即略而不注。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目录

沈序	(7)
黄序	(8)
一、绪论	(11)
二、辛亥革命起后至任大总统时之袁世凯	(13)
三、二次革命前后之袁世凯	(40)
四、洪宪帝制前后之袁世凯	(76)
1. 帝制之先声	(76)
2. 帝制之实现取消与袁世凯之死	(184)
五、余论	(242)
江东阿斗志	(274)
后记	(275)

沈 序

余夙谓公诚二字，为古今立国之常轨，辛亥之推倒满清，易帝制为共和，公之效也；袁氏之阴谋帝制，口是心非，身败名裂，不诚之验也。南北统一之易，未可谓袁氏无功于其间。而授意军人，假托民意，万恶之俑，胥由此作。遂使主夷为奴，下貌其上，钳口积威，胁迫而成推戴，讨逆大义，貌袭而为倒戈。迁流所极，纲纪荡然，人心习于诈欺，国本因而斫丧，苟数其罪，更仆难终，其不能逃中外之口诛笔伐，岂不幸哉。是编经白蕉苦心搜采，复经古红梅阁主复阅加评，褒为信史。惟不诬于既往，庶垂鉴于将来。以是鞭遗臭之白骨，励向明之青年。洞观得失之林，奚止壤流之益？爰于汇印单行本之始，志曩昔之感想于简端，亦冀从事政治生涯者，内诤良知，力扶正气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若愚

黄 序

白蕉写《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既脱稿，索序于余，感其致力之勤且专，为取袁世凯轶事之留余脑海中者，就所忆及，写以应之。

民国以来，国中号称首领，无论为正为邪，其成其败，大多数余既得见之矣。独未获一见袁世凯。

民三之春，余卸江苏省教育行政职，蓄志漫游全国，谓欲解决中国问题，非实地遍索各省情状，合眼明瞭全国大势不可。是秋入京，事闻于袁，时张季直先生謇方任农商总长，袁语张欲见余，张答黄某不适于做官，余意留个人在社会上也好。乃止。此季直先生亲为余言者。先生诚知余，而余之不获见袁亦以此。

武汉起义，一切策动，上海实为中心。其于袁，外有张季直先生，内有张仲仁先生，自始即通声气。顾袁忽令冯国璋兵猛击民军，忽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以清廷之大，让彼一人掉弄枪花，使人感觉无从捉摸。则皆大疑詫，乃挽其左右亲信叩袁真意。袁答：诸君知拔木之有术乎！专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断折。惟用左右摇撼之一法，摇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况清室有类几百年大树，岂易拔者！我之忽进忽退，即我之从摇撼下手云云。未几，功夫纯熟，而逊位之诏下矣。人以是多袁之智。

当袁在朝鲜时，师事张季直先生。执弟子礼必谨。其后为大

官，即不复师事。洪宪窃位，降之嵩山四友之列矣。

当民国三、四年，江苏闹八厘公债案，当时各省无送决算于中央者。江苏当局特别守法，造送决算。所谓八厘公债案，即从审核决算而起。事发于江苏某名士，而不知中有嗾使之者。其人为谁？即袁是也。是案攻击对象，实以张季直为中心。盖以张名声太大，将借此杀之也。

苏省人士，当时颇好讥评政府施政得失，而不肯受羁勒。袁深恶之，其致某君书，论苏人士有“与官不做，遭事生风”八字，语绝妙。

袁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语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

袁食量大过人，晨起馒头一大盘，鸡子一大盘，数各二、三十，袁能立尽。内嬖如夫人者十五、六。

袁死，余尝撰一文，发表于当时各日报。其文如下：

《吾教育界袁世凯观》民国五年六月六日

今日得耗，袁氏已矣。彼一生之所为，在政治上自有所以判定之者。余不善谈政治，此笔此口，愿以让诸当世政治家。只吾教育界对于其人，作若何感想乎？余以抽象的观察，于其间获得左之若干大教训焉。愿与吾全国人共试读之。

- 一 道德不灭。
- 二 不道德之势力必灭。
- 三 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
- 四 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